

追念兩位賢學棟－

陳育琦法官與黃建輝博士

光陰似箭，愚濫竽教席，倏忽已二十六載矣！在此二十六年間，愚教過的、指導過的學生不計其數，雖然教育有逐漸商品化的傾向，但師生情誼仍非一般關係所能比擬，愚一向珍惜緣分，注重師生關係。

先賢有言：「君子之所以教者五：有如時雨化之者；有成德者；有達材者；有答問者；有私淑艾者。」又言：「師者，所以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也。」愚一向奉為主臬，身體力行，雖然有時心有餘而力不足。

台灣因著特殊的歷史背景，亟待興革圖強者不貽，愚忝為知識份子，於教學、研究之餘，亦關心國事，關懷社會，積極投入民主改革及社會運動，然一向秉持「學術中立」、「有教無類」的立場，指導學生，從不問族群、出身，並極力維護學生獨立自主的學習及思考空間。

因此，愚與指導學生之間，互動良好，感情深厚。正因如此，愚充分感受到作為老師的幸福，但也經歷過與學生死別生離的哀痛。

愚高中時讀《論語》，讀到：

顏淵死，子曰：「噫！天喪予！天喪予！」；

顏淵死，子哭之慟，從者曰：「子慟矣！」曰：「有慟乎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？」；

哀公問弟子，孰為好學？孔子對曰：「有顏回者好學，不遷怒，不貳過。不幸短命死矣！今也則亡，未聞好學者也。」

當時並無特別深刻的感受，直到賢學棟陳育琦、黃建輝死亡時，身臨其境，才深深體會到門生死亡時老師的悲慟與痛惜！

陳育琦（一九六四、七、二〇～一九九五、二、一五）係愚在輔仁大學專任教職時的指導學生，他是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法學組七十四年度的畢業生，身材中等，眉清目秀，文質彬彬，誠樸溫雅。愚請他擔任研究助理，主要工作是蒐集、整理文獻資料，他認真勤快，做事井井有條。育琦於七十九年六月提出碩士論文《夫妻共同收養之研究》，獲得考試委員郭振恭教授、林誠二教授、邱聰智教授、楊敦和教授等一致的肯定，給予特優的成績。

育琦於在學期間高中司法官，畢業後進司法界服務，從事審判工

作，廉明公正，頗受好評。於台中地方法院法官在任中，八十四年因元宵節當天公務繁忙，不克陪太太，乃於翌日（即陽曆二月十五日）請太太、攜兒子到台中市「衛爾康西餐廳」共進晚餐，犒勞太太，不幸於十九時二十分喪生該餐廳火災現場，育琦三十二歲，芳琴三十二歲，士毅僅兩歲。噩耗傳來，愁腸寸斷。

育琦決定與芳琴攜手共組家庭時，特地帶芳琴到寒舍拜望，愚與內子見芳琴賢慧有儀，與育琦「真四配」，佳偶天成，非常欣喜。結婚之日，愚南下鹿港參加婚禮，並擔任證婚人。當天，很多親朋好友蒞臨參加，分享喜悅，並獻上誠摯的祝福，「鬧熱滾滾！」。士毅出生，育琦、芳琴有子萬事足，育琦父母更是雀躍心喜。育琦、芳琴幾度帶士毅到寒舍謁見請安，士毅活潑可愛，很惹人喜歡。育琦、芳琴、士毅往生後，愚足足有三個月幾乎每夜都夢見育琦、芳琴帶士毅到寒舍問候敘舊。

二月二十六日，愚與內子南下鹿港致祭並慰問育琦雙親，育琦雙親頓失勤勉孝順、前途似錦的獨子、賢慧孝順的愛媳、聰明可愛的愛孫，其悲痛，豈是筆墨所能形容！育琦在過年前特別買了一包凍頂比賽茶準備過年前專程北上送給愚，但因繁忙，不克成行，育琦父親把它放在靈堂上。愚到時，育琦父親向靈前說道：「育琦，我的愛兒，你的指導教授和師母專程從台北來看你，你生前準備致送老師的茶葉，我現在就代你呈給老師，請你放心！」愚與內子悲從中來，不覺淚如雨下。

三月十二日，在鹿港鎮文開國小活動中心舉行告別式，愚因須出席「民間司法改革會議」，並主持綜合討論，不克南下參加告別奠禮，李悌愷告訴我說：「參加告別式的同窗、同事、親朋好友很多，場面哀戚感人，育琦生命雖短暫，但『其生也榮，其死也哀。』」

黃建輝（一九六三、五、六～二〇〇一、一一、一五）是愚轉任台灣大學教職時教到的學生。愚在法律學研究所開授「民法與法社會學專題研究」，建輝曾修習二年。他也是中等身材，眉清目秀，文質彬彬，誠樸溫雅。他出身中興大學法律學系，高分考進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深造，由碩士班而博士班，學業相當順利。愚與建輝，亦師亦友，緣深義重。他追隨楊日然教授撰寫博士論文《民法上之司法造法》，偶而也向愚請教。楊教授不幸罹患絕症，在司法院大法官任內與世長辭。楊教授逝世前關心建輝的學術前途，與建輝商談後，交代萬一不起，

可請黃宗樂教授指導。楊教授逝世，建輝哀毀逾恆，執弟子之禮守喪。楊教授逝世之翌年（即八十四年）六月，建輝提出博士論文，獲得考試委員翁岳生教授、李鴻禧教授、王澤鑑教授、林誠二教授等異口同聲的讚賞，給予特優的成績。

建輝曾執業律師，榮獲法學博士學位後，被延聘為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。建輝獻身法學教育，除認真教學外，並勤於著述，他愛護學生，尊重同事，深得學生的愛戴與同事的敬重。高雄大學創校，王仁宏教授膺任首任校長，頗有建造一流大學之雄心，華路藍縷，慘淡經營，其中最致力的是充實優良師資，八十七年王校長延攬建輝到高雄大學法律學系任教，並委以總務長之重任。建輝係高雄縣林園鄉人，為回饋鄉里，並就近盡孝道，乃應聘於四月十六日赴高雄大學履新，中原大學改為兼任。建輝在高雄大學，不論行政、教學或研究，均全力以赴，縱使已積勞成疾，仍公而忘私，鞠躬盡瘁。法律學系系主任郭振恭教授每次談起，均稱讚有加。

愚風聞建輝罹患絕症，即有如晴天霹靂，憂傷不已。九十年七月十七日早上，愚與內子及崇右企專董事長林金水（建輝為崇右企專教育董事）到仁愛醫院探望，他消瘦虛弱，但仍強顏歡笑，他掛心無法為愚撰寫祝壽論文。愚頓時陷入「伯牛有疾，子問之，自牖執其手曰：『亡之！命矣夫！斯人也，而有斯疾也！斯人也，而有斯疾也！』」之情境。

建輝直諒多聞，又樂於助人，勝友如雲。在建輝與病魔搏鬥的最後階段，因為需購買新藥治療，而藥價昂貴，摯友陳忠五、江旻書、蔡坤湖等發起捐款，獲得同窗、同事、朋友熱烈的回響，令人感動。十一月十四日病篤退院回高雄縣林園鄉老家，翌日脫離苦海，往生極樂。

十二月七日上午在高雄縣林園鄉老家舉行告別式，愚偕同公平會黃定方參事，辛志中簡任秘書、劉世明科長等前往致祭。司法院院長翁岳生及南部法院首長、法官、高雄大學校長王仁宏及師生、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系主任楊竹生及師生、崇右企專董事長林金水，還有許多同窗好友均親臨致祭，備極哀榮。建輝令尊見翁院長、王校長及指導教授等親臨致祭，突然跪地感謝，大家都不知所措，愚趕緊趨前將他扶起。嗚呼！白髮送黑髮已夠悲慘，更何況失去的是一位勤勉孝順、前途似錦的寶貝兒子！

德配林月霞遭此巨變，痛不欲生。建輝與月霞「姻緣天注定」，有情人終成眷屬。他倆結婚喜筵，愚適丁憂守制，遵禮未曾往賀。月霞為緬甸僑生，賢慧善良，溫柔體貼，建輝生病期間，悉心照顧，任勞任怨，陪著建輝走完人生的最後里程，伉儷情深。

建輝往生後不久，陳忠五、楊雲驊等發起「黃建輝教授追思紀念會」，假東吳大學法學院舉行，月霞、翁院長、楊師母（故楊日然大法官夫人）、林董事長以及多位建輝生前的同窗好友均蒞臨參加，愚因有要公，未克與會。今日，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與高雄大學法律學系主辦「追念黃建輝老師學術研討會——法學上之因果關係」，建輝在天有知，必深為感動，愚忝為指導教授，謹藉此機會，感謝楊竹生系主任、各位主持人、報告人、評論人以及全體與會碩彥、工作人員尤其聯絡人劉育君助教，並祝福大家身體健康，鴻圖大展。

育琦與建輝，均好學不倦，力爭上游，志業有成，育琦當法官，建輝當教授，前程萬里，卻都英年早逝，讓人不勝欷歔！雖然，「有生者必有死，自然之道也。」「死生之短長，時也。」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」但像育琦與建輝這樣溫文儒雅、尊師重道、有情有義的人卻短命而死，育琦三十二歲，建輝三十九歲，讓人十二萬分的不捨！堪可告慰的是，育琦與建輝，生命均曾燦爛過，死後又有很多人哀悼他、懷念他。兩位賢學棣生前帶給老師和師母許多溫暖和歡慰，建輝為籌刊老師六秩祝賀論文集盡心盡力，愚也要特別表示感謝。嗚呼！人生無常，緣生緣滅，如夢如幻；天莫之遺，賢人其萎！但願建輝、育琦，還有芳琴、士毅在天之靈，逍遙自在，不生不滅！

台大法律系教授 黃宗樂
借調公平會主委

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七日



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
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
共同發行